

老话说:夏夜苦短,冬夜苦长。而在我看来,漫漫冬夜也自有一番风味和曲调。

童年,老家那一盘大土炕就是我们避风御寒的“安乐窝”。所谓的土炕,是用砖砌成长方台。上面铺草席和油布,下面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炕的边上通常会有个灶台,可以用来烧水,炒菜和做饭。我们兄弟五个,正是疯玩的年龄,即便是在寒冬,也在外面玩得不亦乐乎。一到天黑,母亲就站到院子门口,亮开喉咙,逐一叫响乳名,招呼我们尽快回家。即使最调皮的四弟,只要听到母亲的声音,也得丢下手中的弹弓,乖乖往家走。待我们几个陆续回来,早早等在门口的母亲,便用自制的条状“布刷子”,逐一为我们拍打身上的灰土,进屋后监督我们洗干净手、脸、脚后,方才允许上炕。土炕早被母亲烧得暖烘烘的,灶台上是一小脸盆已经烤好的红薯,金黄透亮,香气扑鼻。我们一哄而上,围着红薯抢着,吃着、闹着,早把屋外的刺骨寒气抛之脑后。母亲借着昏暗的煤油灯,一边纳着鞋垫,一边微笑着望着我们。在母亲的微笑中,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而平静的冬夜,迎来各自人生的春天。

那时,没有手机、电视,电影也不是经常放,

◇人间味道

冬夜

□ 雷国裕

冬夜老家最大的娱乐便是请戏班子唱戏。而唱戏往往选在正月十五前,一是烘托春节喜庆气氛,二是便于走亲访友。我们村经济实力尚可,有室内剧场,一请就是十天的折子戏,自然很是吸引各路戏班争相竞技。唱戏的那些天,许多家庭都要请重要的亲戚,或丈母娘或七大姑八大姨,专门住下来看戏赏戏。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人们便三五成群,自带小板凳,抢占有利位置,任凭维持秩序的治安员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只有等到紫红色大幕缓缓拉开,俊俏的报幕员闪亮登场,偌大的剧场才会变得安静起来。坐着的人立起了腰板,站着的人拉直了腰身。而我们这些小顽童才不管上演什么《玉堂春》《寇准背鞋》,还是《打金枝》《五女拜寿》等,依旧在人群中

穿梭嬉戏、捉迷藏,偶尔甩几个“摔炮”,“啪啪一”,尽管声响不大,也引来周围大人的呵斥,想看清是谁家的孩子时,我们早已溜之大吉。剧场内,灯光明明时灭,伴随着阵阵喝彩声;剧场外,支在高处的大喇叭,同声传播着或急促或悠扬的锣鼓声。舞台上的“生旦净丑”,演绎着家长里短,也为清冷的冬夜,平添了一缕亮丽的色彩。

我与妻子结婚后搬到县城居住,生下女儿的第二个冬天,滴水成冰,积雪数日不化。妻子突然接到通知,需要外出培训半个月。当时女儿才十五个月大,我一个大男人侍弄不了吃奶的细活,请保姆又不放心,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送回老家让母亲照看。而且必须当晚就送回去,因为妻子已买第二天早晨六点半的车票,需要我去

送站。说走就走,我发动好摩托车,妻子坐后座,把孩子夹中间,怕孩子着凉,她干脆又用军大衣连头带脸包进去。其时天色大晚,从县城回老家有十公里路程,有一段沙石路冰碴子与石碴子交相混合,极不好走。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生怕任何一个闪失把母女摔出去。夜,黑漆漆的,寒风凛冽,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等赶到老家时内衣都湿透了。打了一路瞌睡的女儿,被奶奶抱到怀里时却醒了,她张开眼睛打量了一下似乎陌生的奶奶,突然“哇”地大哭起来,妻子不敢逗留,边抹眼泪边加快脚步往外走。那一夜,我们因离开女儿而第一次失眠!

又一年冬天,当时我在乡镇工作,负责一个大村的选举。按照农村特点,我们利用白天时



寒雪里
梅点已
缀知春
枝信至。

郑金仔撰

◇梦回岚河3

灯光球场

□ 张静洲

这是多么倍感亲切而又令人怀念的几个字呵!——灯光球场。

七八十年代的县城,灯光球场就建在旧县委大院马路对面,小礼堂的西侧照相馆和新华书店的东面。球场四边土地上围着是几根十几米长直径一尺的废旧铁管子和几小段木头供人们坐下观赏篮球比赛,球场上空四只高高的钨灯,点亮了多少人的眼睛!

岚县的篮球传统离不开晋绥边区的贺老总,当年一二〇师在岚城宣誓北上抗日,师部就驻扎在岚城五龙庙,部队经常组织比赛,群众喜闻乐见。每年五一国庆节,县委委就组织集训的教师联队和东村公社、普明公社、岚城公社、商业局、县医院、机械厂等单位球队友谊赛。县里程侯堂老师负责训练少体校队,机械厂队是工人老大哥组成的队伍,东村公社球员有祁红苟侯年福福狗则等赫赫有名的人物,教师联队有各校的体育老师组成,其他各单位也出队参加。球星人们都熟悉,场上位置球风特长很了解。谁是跳得高抓篮板的,谁的假动作有趣,谁的三步上篮飘逸潇洒,谁的三分球精准无比,谁的妙传防不胜防,谁的速度快追的野兔都吐血,谁是美男子长得又帅打的又好,人们津津乐道能谈笑好几天,这段时间也是比赛活动搞得最好的一段时期。

1983年左右,在灯光球场原址建楼,球场移到二一九广场(现糖酒超市路对面,大礼堂北),不久新的灯光球场又迁到现教育局院内,更换了灯光设备,共修建了两块篮球场供人们打球。1983年--1988年,吕梁地区每年都举办一次职工篮球比赛,县委委组织参加地区比赛,由体委金捷主任领队,邱贵祥任教练,结果排名6-8名,当时全区冠军队是孝义水峪矿队,亚军队是汾阳队。又后来由分管领导刘茂德王炳顺队,队员有尹利民刘新元刘建国李润年刘俊松杨建生张瑞林牛秋明程丑憨金寿岁王斌兰畴珍,全区排名4-6名不等。1984年在兴县参加“贺龙杯”篮球赛获第4名。1985年参加全区县团级篮球赛获得第1名。1988年曾赴中阳参加邀请赛,又赴静乐参加西八县篮球赛获誉不少,静乐球迷赞叹尹利民三步上篮空中漫步美其名曰——“水上漂”。

九十年代,教育局进修校张洪栋校长非常热爱支持篮球,经常在进修校院内训练基层各校篮球高手,涌现出一批程甲武马彦珍三李杰李福海苏富贵徐中和等为主的队员,这是本地第二代球星阵容。

1995年,全县职工篮球赛在灯光球场举行,共有十几支队伍。观众里三层外三层,上房的上墙的,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惊叫欢呼,就像身处罗马角斗场。伴随着老郎诙谐幽默的解说大家开怀大笑,比如说篮球在篮环上转了一圈没进,老郎就会说:哎哟掬了一下耳朵。最后水泥厂队请的几个外援第1名,教育局第2,岚中第3,岚城中学第4,这是在灯光球场举办的最后一次大型比赛。

1996年,县教育局从进修校院内搬到原体委大院后,灯光球场彻底停用了。县里只有刘俊松老师十几年如一日还在训练岚县中学球队,篮坛宿将毅力超常,硬是把爱好和本职坚持做成了一份事业,其精神可嘉功不可没,可敬可佩!周边其他县里的学校为了升学率重课堂教育,轻视体育锻炼,有的学校干脆把篮环拆下来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篮筐,有的学校音体美取消课外课不做了。从空中鸟瞰,空荡荡的塑胶铺建的现代化标准操场剩下个偌大的寂寞,偶尔听到一声叹息。那些原汁原味的本地球星也已渐渐老去,有的早已作古,带给几代人快乐和梦想的灯光球场从此黯淡而熄灭了。

时隔多年以后,2002年县政府组织迎七一篮球比赛,在岚中操场进行。比赛中县中队因为双方啦啦队口舌之争发生冲突,队长一声令下,把满场队员和观众打得七零八落,一时满城风雨。2003年,及时雨程永平组建“健岚篮球俱乐部”,人称“树林子队”,邀请以吕梁高专队为班底的地区邮政局代表队在南河滩临时开辟的场地上举行邀请赛,区里队员都有绰号吕梁乔丹丘比特、奥尼尔王勇、罗德曼润平、哈达威愣愣、鬼旋风辣子、云里金刚李军、鬼鬼愁黑小、黑白双煞亚斌和铁勇等,可惜第二年工商局盖宿舍又把场地平了。2006年健岚队代表岚县参加了全市“财政杯”篮球比赛,领队牛永春教练张永平助理程秀峰,队员刘玉生李林太程永平杨秋旺李利民程鹏勇刘建峰尹永和和张永军吕军程彦武王建军,在新落成的吕梁市体育馆内举办,最后获得第4名。

五十年,三代人,篮球梦,真可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曾辉煌,又何其艰辛!

沉寂几十年之后,球赛组织活动转入民间,伟厦集团签约的一支黑人队横空出世,黑人队轮番挑战省理工队、省水工队、西八县联队、泰化队、大土河队,战绩胜多负少。这一群非洲留学生人们分不清谁是谁,都惊讶赞叹他们个个能扣篮。然而大家谈论得最多,却是他们怎么能黑成那样这个问题。

或许现在的大部分人们只是爱红火凑热闹,看的是人而不是球罢了。

◇读史札记

黄金台

□ 李牧

燕昭王继位了,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做燕王,实在是耻辱得很。

严格地讲,燕国其实在两年前就被齐国给灭了。两年前,燕都蓟城被齐国大将匡章攻克,惨遭洗劫,几乎全部的国土都沦陷在齐军的铁蹄之下。燕昭王的父亲,前任燕王姬哙,在齐军攻来之际,上吊死了。

说起他这个父亲,燕昭王也是一肚子的气。若不是他,燕国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前任燕王姬哙,不知道那根筋抽住了,居然效仿尧舜的禅让之法,把王位禅让给相国之子。子之竟然也不客气,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接受了,做起了新燕王。结果,燕国以君为臣,以臣为君,直接挑战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加上子之施政不得人心,弄得燕国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当时还是太子的燕昭王和与他关系很好的将军是被气不过,率领所部,与子之拼杀,结果不敌失败,市被被杀,燕昭王在师傅郭隼的保护下,逃到无终山中隐居起来。

齐国乘着燕国内乱,打着诛除子之的旗号,入侵燕国。燕国人痛恨子之,几乎不抵抗,放任齐军长驱直入,攻克蓟城,杀掉子之,灭掉了燕国。齐将匡章掠夺了燕国国库,将无数金珠玉、稀世珍宝,统统打包起来,送还临淄,自己奉命镇守燕国,作威作福、横征暴敛,做得很过份。燕国人发现,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正义和公平,简直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大家后悔得很。于是奋起反抗,将齐军赶了出去。又到无终山中找到太子,请他回来继任燕王,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本人喜欢神仙之术,若让他在无终山中修仙练道,他倒是也能接受。但现在他做了第三十九任燕王,那么这国家的奇耻大辱,不报也真不好意思待在王位上指手画脚。报仇雪耻,自然是以同样的羞辱回报齐国。当时的齐国,乃是大国强国,齐王与西方的秦王,号称“东西二帝”。以燕国当时的情形,要雪耻,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要是一般人,也就想想而已。

燕昭王可不是一般人。这口气不出,他怎么都不能安心。心要不安,不要说修炼道术了,就是他体内流淌的燕国王族的血脉,就足以令他憋屈死了。燕国复仇,首先要国富民强。后来的事实证明,燕昭王是位非常优秀合格的国君,但面对国家治理需要落地的方方面面具体事务,他深感力有未逮。燕昭王便想着请来天下贤才,为己所用。在师傅郭隼的指点下,燕昭王采用千金买马骨的方式,先把郭隼捧起来,给郭隼建豪宅,做大官,待遇超级好。同时在易水之畔修筑高台,号称招贤台。为表示诚心,在招贤台上堆了许多黄金,又称黄金台。向天下贤士发出号召:我燕昭王求贤若渴,请大家来我燕国,与我共展宏图。

这一招很是见效,不少当时知名的高人贤士纷纷来投奔。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乐毅。乐毅本是赵国人,当时在魏国做官,也不甚得重用,听说燕昭王黄金台招贤,就找了个理由,代表魏国出使燕国,来见燕昭王。一番详谈之后,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知己,可以托付一生的大事。

乐毅有魏国的官职在身,燕昭王担心他不肯留下来,就试探着问:要不,先您做我燕国的客卿,暂时先留下来,以便我随时能向先生请教。

乐毅看准燕昭王气度恢宏,值得自己终身追随,觉得做客卿哪里够,便诚恳地说:我在魏国做官,只是权宜之计,魏王也没有把我当成回事,现在与君上您见面,终于寻找到可以终身为之奋斗的明君。如果,君上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做君上的臣属,为燕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终生。燕昭王一听,大喜过望,当下就拜乐毅为燕国相国,将燕国内政军政均托付给他。

一时间,燕国君臣一心,贤才济济,政令宽和,风清气正。对内,奖励耕织生育,训练军队;对外,结好诸侯,韬光养晦。

如是28年。

如今,燕国国富民强,燕军脱胎换骨,如宝剑在鞘,跃跃欲试。讨伐齐国,一雪前耻的机会,成熟了。

三川河

131期

一人腊月,年味就像发酵了的酒,无声无息,日渐醇厚起来。

年味,在饱含家人惦念与幸福祈盼的各色年货里酝酿着。一碗飘香的腊八粥,启封了窖藏着三百多个日头的年味。不过半月,本地的特色小吃、可爱的兔年吉祥物、喜庆的烟花鞭炮等各色年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头巷尾。于是,集市喧闹,人流如织,演绎着一个家对尊老爱幼文化的传承,一个国对百姓富足安康的护佑。“近街相约看花市”,缀着大红穗子的各色花卉,如盛装新娘般妩媚,且都贴上吉祥如意的年味标签;君子兰叫“鸿运当头”,发财树名“招财进宝”,长寿花唤“福寿齐天”……一个都跻身为各家贵宾,成了人们辞旧迎新、迎财纳福的最佳代言。

免费写春联的摊子前最是热闹,点点冬阳如碎金,洒在张张红纸上,明媚生辉。一身唐装、神采奕奕的老人,被众星拱月般围在中央,意气风发地挥毫泼墨。多数人喜欢楷书春联,方方正正,笔笔都是人间真意,不管贴在大堂还是侧房,雅俗共赏皆相宜;有人却喜欢隶书春联,低调谦卑,从容中有不动声色的铿锵,适合贴在店铺或神龛两侧,以质朴藏拙的字体,来表达祈求新春吉祥如意虔诚敬意——一撇一捺,都诠释着一个家国的宣言;一字一联,都携手了一个光年的心愿。在阵阵叫好声里,一幅幅散发着几千年平仄古韵的春联诞生了。这古色古香的年味儿,仿佛是一缸陈年的茅台,醇厚香浓。

年味,也在绵延了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故土里浓郁着。一到小年,外地牌号的车就多了,一群群游子,乘着八百里加急快哉风归

◇随笔

年味如酒

□ 黄小秋

来,欢喜了一城久盼的山水。三百六十度的相思,是一场游子与故乡的双向奔赴。趁着归日,杀猪宰羊烹牛,各种“腊祭”次第登场,宰杀的牲畜成为祭品,血滴落在神龛前,庄严而虔诚,祭祖宗的护佑之恩,也祭四方神明的庇护之德。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血汤肉热气腾腾,大碗里倒满自家酿的好酒,你一碗,我一碗,不醉不休。远归的那个总是吃相最饿,遗失了太久的家乡味一沾口,味觉就被扶持,完全停不下来,唯有一口接一口大快朵颐。那馋嘴的滑稽样,那开怀大笑的快乐相,与母亲记忆里珍藏着的少年重合。无论游子有多年长,都是故乡怀里长不大的孩子,这回归原本的纯朴年味,好似一壶上头的烧酒,浓得化不开。

年味,还在最抚凡人心的烟火里升腾着。大红的灯笼在各家门口挂起来了,神龛上不忘先祖、知恩敬神灵的小油灯,自小年夜里开始,也彻夜照起来了。投在冬夜里的喜庆光芒,以独特的传统魅力,给人以安宁之感,俘获了怀旧人的心。灶膛里的柴火哔哔啪啪跳着舞,油锅在欢乐地歌吟,各家忙着炒瓜子、炒花生、炸

扣肉、炸豆腐……梁上垂下的一刀刀烟熏腊肉、一串串手灌香肠,一只只肥壮吹鸭,被烟火熏得油光发亮。

“儿孙娱膝下,母子话灯前。”忙中抽闲,一家人围着火苗红红的灶膛,分吃着烤得喷香的糍粑,一个个都被火光抹上了晚霞的艳色。两鬓斑斑的老母亲,枯瘦的双手紧握了游子的手,眼眸里积攒了一年的思念,不由自主地泻出,温柔又清澈,洗净了游子心底的风尘与苍凉。一家子有绵绵的情话要诉说,聊家人的安康与一年的收成,也说扫尘迎新和分封红包的琐事……火光暖暖,亲情暖暖,嬉笑的孩儿不时往窗外扔一个响炮,诱人的腊香味和着油炸食材的香味,在空气里氤氲。岁月静好的年味,在一家人心底袅袅升腾,像一坛刚启封的桃花酒,甘醇又浪漫。

年味如酒,窖藏了四季的期待与思念,饱含着万家团圆、岁月静好的甘甜,也浓缩着国富民强、山河无恙的幸福安详。“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伴着春晚的秧歌曲和喜庆的爆竹声,醇厚的年味化作一碗碗高举的屠苏酒,融入那醉人的春风,把暖意送到了万家灯火中……

手卷,散帙却是雏鸩诗。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罢了,还是执酒饮醉吧!梦一场我寄白雪三千片,君报红豆成双的童话。

楼外大道,少年被雪包裹着,融化的冰雪沿着他的脸颊流到了脖子上,他却依旧疾行,如同剑客阿飞。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观众生为鱼肉。万里风雪,将穹苍作洪炉,熔万物为白银。 这是一个男人心中侠的世界。

少年走向远方,他知道终有一日,可素衣长衫,衣袂飘飘,手持酒杯看雪飞,亦或打马长街,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深深的足迹尽管被雪覆盖,没了痕迹,可他依旧面带微笑,将身影隐入漫天的风雪里——风雪里有他向往的如童话般的梦,梦里是斐儿那远古春天般的笑颜。

老者伫立门前,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捻须而笑,看白雪作飞花穿庭树,望远方银装素裹,惟余莽莽。他知瑞叶飞来麦已青,“冬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这古老谚语的力量,孕育着银粟皴染一片金黄的期望。

雪,随风舞动,似一条条银线,将这美丽动人的童话细细地编织……